

FARMER 4

一场再造故乡的行动

■文 | 冷梅 ■图 | 受访者提供

城市里的还乡梦

作家王安忆说：“世界上所有的城市都在怀念乡村，做着还乡的梦。”人性的萎缩与堕落是世界上所有城市的通病，可是涌入城市的大潮源源不断。城市提供给人最多的是生存机会与可能，却也牺牲了活泼的人性。可我们还是幻想农耕的浪漫，从照料身边巴掌大的阳台绿地，到包一块郊外不大的菜田。我们始终渴望回归星辰日月与风霜雨雪，这不仅是被迫从食品安全出发的一种考虑，这是一种心底割舍不掉的乡愁。梵高不也是从巴黎去往法国南部小城阿尔，在乡村的麦田里才寻找到了他的“向日葵”的？

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城市水泥森林的冰冷里回过味来，他们仿效早年的精英们加入到新一轮的返乡浪潮。可是眼下，这股潮流的主人公们也更为多样。按照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的说法，重建乡村的主体大致有四类，包括最早出来打工的农民工，在农业领域创业的年轻人，城市里意欲转变生活方式的成功人士，以及组织化的NGO。而创业年轻人意欲改变的对象不一定是农村，更多的是农业。

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至少开始思考“再造故乡”的理念，反思自己跟故乡、土地、种子和雨水的关系，重建传统的乡土价值。

2014年9月10日，上海证大喜玛拉雅中心，四个脚上沾泥的年轻男人，将以F4的名义，带来一场非同寻常的新农人真人秀——他们是维吉达尼创始人刘敬文、火山村荔枝创始人陈统奎、乡土乡亲创始人赵翼和新农堂创始人钟文彬。这个组合有一个响亮的全名Farmer4：他们是一个价值观的共同体，都刚30岁出头，都在农业里创业，不愿意沿着人生惯性的轨道滑行，试图活出不一样的精彩，追随我心，敢于行动。他们的共同愿景是——“播种中国，再造故乡”。

当然，在很多人看来，Farmer4更像是一个玩笑。当刘敬文第一次在微信里发布

Farmer4上海首秀的消息时，他的朋友圈被刷爆了，大家都觉得这是在搞笑，没想到他们是真戏真唱，有板有眼。更有意思的是，熟悉他们的人这样说：“赵翼肄业，文彬公安大学退学，统奎大学没拿到学位证，刘敬文数学没及格过，这四朵奇葩去搞真人秀，让学霸们去买票观看，这不是开玩笑吗？”

F4诞生记

Farmer4出发的原点，就是连接，四个分别在深圳、上海、北京和杭州创业的青年，不仅连接彼此，还公开站出来，号召这个时代来关心阳光、雨水、泥土和乡村。他们不是传统的农夫，也不是纯粹的农业从业者，他们更多是做农业价值的提升者，农业转型的思想提供者，他们甚至找不出一个合适的汉语名词来形容自身的定位。

2014年6月，“四大天王”第一次聚会在钟文彬的新农堂北京活动上，刘敬文、陈统奎和赵翼作为嘉宾被钟文彬邀请去做分享。此前，刘敬文就在微信里跟陈统奎说，“咱四个人应该联合为行业做事。”在新农堂活动现场陈统奎当即宣布，接下来四个人要组建Farmer4，要用文创思维来开创农业的一片天。分享会当晚，四个年轻人先在雕刻时光咖啡馆聊到清场，接着跑到对面的麦当劳，点一杯可乐接着聊。刘敬文说：“那一晚，我们已经沉浸在一种暖暖的兴奋当中。”

陈统奎回归的故乡原点是他的老家海口市博学村，他在只有300人的古村落“造人、造神、造钱”，沿袭日本返乡精英盐见直纪“半农半X生活”的理念引领当地老乡用新的眼光去想象和发展农业。而刘敬文选择再造的是别人的故乡，他通过援疆经历，和志愿者小伙伴们组织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，把新疆当地的2000农户发动起来，帮助他们通过社会化媒体售卖良心干果。他在淳朴的维吾尔农户身上依稀看见了小时候故乡的影子。对于赵翼和钟文彬来说，再造故乡，可以是一种非物理式的返乡，故乡已非从前，回到田头并不能发挥自己的长板，反而让返乡的行动显得太过狭隘。如今，对于他们来说，故乡早已变成一种泛指，它是一种挥之不去的乡土情结，藏于每个人的心底。

“我们四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小火山，它的名字叫‘再造故乡’，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至少开始思考这个理念，反思自己跟故乡、土地、种子和雨水的关系，试图用实际行动重建农业的尊严和传统的乡土价值。‘从乡村出发，从世界回来’，我们的生命根源在乡村，我们需要把自己在世界上所收获的露水，反哺如今干涸的乡村。”这是F4伙伴的答案，也是出发点。